

編號：171

作品：甯川洞記

一

甯縣有山，本無名，人稱甯川。

甯川林木鬱翠，澗壑尤美，偶有山賊出沒，除此之外，並無奇崛過人之處。是日，縣官府外有婦人哭訴，曰其夫王某上山采藥，三日未歸，疑是遭人劫殺，號啕搶地。

遣差吏十數人，上山遍尋，未果。

有小吏江某，欲解手，藏於草間，不料驚見衣物，似有血跡，旁有人腿狀物體數十件，遂大呼。

命婦來認，果是其夫，厲聲高呼上邪，遂迷，不知人事。

有捕頭宮某，料想事有蹊蹺，細查其跡，忽駭然，踉蹌數步跌坐於地。曰，此乃人脯也，王某乃被巨力壓榨所致，骨肉衣物，皆薄如草紙，貼於地表。

眾人不信，觀之，果然毛髮面目皆全，只是如影拓之法，栩栩紙上。有好事者執一槐枝，揭而起之。初時，仍如人形，須臾間，分崩離析，化爲齏粉風散。

奇事未絕。王某之下，又有另一張人脯，裝扮甚肖山賊，已有年月，面目模糊，其右腿處有一碗口大窟窿。依前法揭而起之，風散，其位復見人形。如是再三，揭得人脯十數張，眾皆咋咋，曰未嘗耳聞此等怪事。

此事未載入縣誌，故年月不明。

二

蒞日，宮捕頭攜差吏若干，故地重遊，再事勘察。

先前散亂於旁，有狀似人腿物體十數件，或乾枯如柴，或白骨森森，唯有一件鮮嫩如新，眾人斷定爲王某之腿，遂以粗布包裹妥當，以備殮葬之需。

四處搜尋之下，並無發現，眾人深以爲山魃噬人，心存敬畏，惟有宮某不以爲然。其人三十有五，爲人膽氣壯實，好杯中物，笑言人腿可以佐酒，細揀肥瘦，旁人皆瞠目。許久，乃曰，洞中有鬼。

所謂有鬼之洞，乃先前人脯疊處，碗口大小窟窿。眾人俯身查看，洞中似有白光灼灼，清風徐徐，沁人耳目。

宮捕頭大喝一聲，誰人以身試之，重賞五兩。

無人前。

十兩。仍無人前。

宮某長太息，怒目而視，一一唾之，斥曰無膽小兒，何以苟活。親前，捋袖下腰，欲以肉臂一探究竟。眾欲勸止，遭唾，不敢前。

捕頭伏身貼地，將臂盡數探入。初覺熱，後有涼風習習，其內天地極大，任意揮舞，仍無所觸及。宮某五指伸張，欲盡其洞，似有蟲豸四散奔逃。身後忽有罡風大作，飛砂走石，寒意逼人。眾差役似有不能言，皆喏喏作響。

妖孽，看你猖狂到幾時。宮某火氣上頭，將指尖觸及之物盡數碾爲糝糊，才欣欣然抽臂而回。只見指頭沾有血色汁水，略帶腥氣，以舌尖試之，微鹹。

環首四顧，隨行差吏早已不知去向。於是又唾。

此事爲宮捕頭口供所錄。

三

過三日，宮捕頭于家中被捆至衙門，罪名殺人。

當日隨行差吏除一人外，皆離奇暴斃，屍橫郊野，死狀可怖。

宮某不服，高呼冤枉。

縣官傳人證，左右攙扶倖存之人，蹣跚而上，其神志混沌，目光渙散，然一見宮某便呲牙裂目，極盡恐怖，不能成言，唯以手指戳點之。

宮某暗忖內有蹊蹺，莫不是當日鬼蜮碾殺未淨，附著其身，嫁禍與我。心中便有了分數，與縣官一一道來，懇請重回故地，將妖怪老巢端個乾淨。

縣官將信將疑，近來謠言風起，曰此地妖氣熾烈，不宜久留，富足大戶多有遷離，若是當真，趁此時機作一了斷，亦是可取。

一眾人馬來到甯川妖洞前，擺好陣勢。先是張天師出馬，燒黃紙，灑狗血，作了一通法事，洞中卻無甚動靜。宮某大怒，口吐穢語，拔起褲管，便往洞中死命踹去，雖說是窟窿，可竟正好能過大腿。

這一踹不打緊，霎時間，天昏地暗，日月無光。眾人只見頭頂雲端，生生的多了座山，定睛一看，那竟是齊天高的一條巨腿，連著遮天蔽日般的腳板，訇然墜下。

眾人仿佛明白了什麼，張口結舌，卻無半句言語。

宮捕頭這一腳踩得爽利，硬生生的，踏在微不足道的物事上，如泥漿般骨幾作聲，煞是舒坦。

緊著，宮某見自家腦髓，鼻，齒，皆沒入土，平整若紙，不足觀矣。

許久，有一人腿自空中吁吁墜落，帶血，略有焦味。

此事乃民間口耳相傳，不足道也。

四

新任縣官吳某下車伊始，聽聞此事，欲試之。

他命巧匠製成木偶一具，令其持碎金步至洞口，投於其內。須臾，有金星自雲端落下，入土三尺，掘之，得如牛金塊，形狀絕類先前碎金，僅是體量增大千萬倍。

縣官大喜，欲運下山，收納銀庫，不料車行中途，化歸片甲碎金。

吳某心有不甘，如是再三，竟在妖洞四周圈出廿丈見方，若於圈內，物事便呈巨狀，一出圈外，便悉數回復原形。嘗以米，奶，蔬果投入洞中，雖得具體而巨之物事，然肌理質地皆粗韌非常，難以下嚥，只得作罷。

經年，有游方僧自西方來，曲發紅髯，高鼻深目，相貌言語皆異于漢人。聞之，意甚趣，往視之，大驚失色。其言尖促，類鳥，無人能識。

甯縣有秀才江某，伺筆墨，與番僧以畫代言。七七四十九張熟宣盡墨，江某蹙眉，幾不能立，乃稟呈縣官。

江某曰，依番僧之意，此洞乃造化疏漏，通三千世界，致廣大而盡精微。萬物輪回，生生不息，若不封堵此洞，諸道失衡，天地傾塌，乃眾生之大劫數。

聞者皆駭極，縣官沉吟片刻，問江某可有妙法。答曰，若以尋常磚石封之，恐不出三年，必遭壅掘，吾經高僧指點，得一妙法，可以草圖解與諸位。言畢，由袖間掏出一卷軸，徐徐展開。

圖極玄奧，大意乃以一鐵杵，截取定長，令其入洞後，增至與天地齊高，乃能貫穿兩界，永世封鎖此洞。

有疑者質之，問何以得其定長。江某笑而不答，若成竹在胸。縣官微頷，若有所思。

蒞日，江某出任監理，全權負責此事。

此事載于《甯縣誌》卷拾柒“水文地理”篇。

五

話說江秀才受命制通天鐵杵之後，便與番僧日夜商議，雖言語不通，然以筆墨代言，亦是曉意暢達。

此後半月，江秀才與番僧七次上山，依前木偶之法，將等重銅珠投入洞中，候其墜地之時，測算增大之倍數。番僧有一西域秘寶，狀若兩漏斗對眼相接，質近琉璃，澄澈無色，可見其內封存朱砂若干，翻覆而下，細若涓流，上有刻度若干，皆為阿喇子模文字，不可辨識。

問之，答曰，或類日晷漏壺，可計時辰，皆歎技藝奇巧。

如此七次，兩人將所得之數，經秘法精算，取其中值，以抵除風力、盈缺、測算之謬差。曰，此數便是天高幾何，再與物事增大倍數求餘，乃得鐵杵之定長。眾皆嘆服。

填杵之日，江秀才命差吏於洞口四周，以紅繩圈出禁地數畝，以免閒雜人等誤入，傷及性命。匠人特製木鶴一台，以繩索牽動，持鐵杵三尺餘以候。周鄰山頭人聲鼎沸，恍如廟會，萬人空巷。

番僧細勘木鶴機件及鐵杵方位，如是再三，恐有差池。

時鑼鼓大作，圈內人丁悉數退出，只見縣官雙手微顫，木鶴倏忽展翅，鐵杵應聲落下。

眾人屏息，翹首，若有神明。

初極靜，似有犬吠，緊著，若胡篋梟梟作響，聲極烈，眾人掩耳，仍漲痛欲裂。轉目間，一黑影破天而降，狀似鐵杵，只是億萬倍，如星漢垂地，無有盡頭。入地時訇然巨響，如地牛換肩，雲動山跳，數十人站立不穩，震落山頭殞命，黃土漫天，經日不散，蔚為奇觀。

自是，甯川便立此鐵杵，如一精黑鐵塔，三百人不能環抱，直插雲霄，頂天立地。昔時妖洞，亦被鎖於塔下，不見天日。

相傳，番僧聞見鐵杵落地之時，掐指細算，直至餘聲止息，忽臉色大變，與江秀才于掌心竊議，江某亦是面有駭色，然自此無有言語。

三日後，番僧辭別眾人，雲遊四方，江秀才替其打點上路，私下卻暗通妻兒，收拾細軟舉家遷離。之後，二人亦不曾再相見。

此事乃甯縣說書人李三“甯川異”話本之一出。

六

自甯川鎮下鐵杵之日，已過七百八十又三年。

時有飛鳥以頭搶鐵杵，骨裂而亡，墮於杵下，山野村夫多候於此，拾揀鳥屍為生。

歷經年月，鐵杵早已鏽跡斑斑，遇大風天，鏽衣便如蟬蛇蛻，隨風剝落，化為鏽雨，遍灑全縣。無論屋厝街道，行人樹木，皆呈赤紅，煞是搶眼。

嘗有膽壯之士，援鐵杵鑿攀，欲達天庭，無不墜殞，察其死狀，皆為霜寒所殺，血氣凍結而斃。

偶降冰雹，與鐵杵相擊，聲崢嶸，若有隙，聞者心驚，然從未有事。

至戰時，甯縣位踞港岸，遭炮火轟襲。敵誤以鐵杵為巨炮，聚火力而攻之，霎時間，如火樹銀花，鏗鏘作響，忽傳異聲，如萬千海鯨齊鳴，呼天震地。有識者曰，此乃鐵裂之音，兆血光之災。

只見鐵杵數百丈處，有一裂口，火花熠熠，其上自雲端折落，如巨椽天降，直指敵船，無有盡頭。電光火石間，山崩海嘯，卷起千丈巨浪，將敵船悉數吞沒，

數千官兵或當頭杖斃，或葬身魚腹，無一生還。

鐵杵觸地時，縮回先前尺寸，斷為兩截。甯縣齋集各方善資，修建祠堂，供奉此杵，賜號“甯川杵”，自是香火不絕。

當年立杵緣由，至此已無人知曉。

此事載於《甲酉戰史》海戰卷第六十二篇。

七

自甲酉之戰後，凡事遍曆三十又五年。

甯縣遇澇，淫雨肆虐，經月不息，此事史所未有。縣民多舉家遷至甯川高處，或別走他鄉。雨至八八六十四日，有一白龍，由雲端直落甯川山間，有老者雲，乃舊日立甯川杵之處。

此白龍非他，乃一飛瀑，接天共地，源流不息。眾皆稱奇，或曰此乃天地大變之異象。

那飛瀑每經一刻，落勢便猛一分，初時如尋常瀑布，繼而如泉噴，如傾盆，如天漏，如銀河落凡，直有水漫甯川之勢。

眾人驚惶如蟻，見水漲，紛散逃亡至山頂，無退路，命岌岌矣。有男子攜斧，心生一計，號眾人以手中器具，或斫或鋸，斷山中樹木，以繩索固之。水剛沒踝，竟成巨筏，雖粗陋欲散，然能浮于水，眾人顛躓其上，幾欲覆。

巨筏漸行漸遠，眾人見昔日家園，竟成浩淼汪洋，不禁唏噓飲淚。

有小兒以手指天，曰，晴了。

望之，果然雨過天霽，雲淡風清，先前降瀑之處，亦不復見水。有珠，色晶瑩，三兩成對，自雲隙星零落下，入水，丁當有聲。

俄而，碧空如洗，萬物一新。

此事乃本人親見，至今已有十數年，仍歷歷如昨。

自是，甯川不復有，甯縣也不復得存。

2005-2-17